

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

——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

余筠珺*

提 要

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各鈔校本的校讀時間及書籍取得情況，可透過跋語、書函進行考訂，本文由此提出三點歸納：首先，吳昌綬是促成王國維自1908年至1911年這段校詞歷程的關鍵人物。王國維於1907年隨羅振玉至北京後，與吳昌綬、董康、繆荃孫等前輩蒐羅、校勘古籍鈔本，時有文宴之會，當時吳昌綬經常提供詞集善本給王國維校勘。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多數完成於這個時期。其次，東洋文庫藏本主要分成鈔本、校善本兩類，鈔本主要寫於1908年輯錄《詞錄》之時；校善本自1909年四月起，以毛晉《六十名家詞》為底本，校對吳昌綬提供之傳鈔善本。第三，今存吳昌綬致王國維的六十九封信函可見王國維從撰寫《詞錄》、參與刊刻《晨風閣叢書》、以《六十名家詞》對校善本、運用《全芳備祖》抄補、校勘宋本《酒邊詞》等歷程，皆得到吳昌綬的協助。由於王國維辛亥（1911）赴日本京都後，學術興趣轉向，逐漸不再治詞，吳昌綬的信函內容與東洋文庫藏本的跋語互相參照，將能具體呈現王國維在民國以前校讀詞集的概況及成果。

關鍵詞：王國維、吳昌綬、東洋文庫、晨風閣叢書

本文於106.06.29收稿，106.11.15審查通過。

*京都立命館大學アジア・日本研究機構專門研究員、中國文學專攻非常勤講師。

DOI:10.6281/NTUCL.201803_(60).0004

On Wang Guo-Wei's Early Studies of *Ci*: The Value of Toyo Bunko's Collection of the *Ci* Works Transcribed and Collated by Wang

She, Yun-Chun*

Abstract

The collating time and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of Toyo Bunko's collection of the *ci* works transcribed and collated by Wang Guo-Wei can be verified with related postscripts and correspond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eeks to establish three main arguments. First, Wu Chang-Shou was the key figure that urged Wang to collate *ci* works between 1908 and 1911. No sooner did Wang arrive in Beijing with Luo Zhen-Yu in 1907 than he embarked on collecting and collating ancient transcribed literary works in collaboration with his predecessors such as Wu Chang-Shou, Dong Kang, and Miao Quan-Sun. During that period, they held literary gatherings from time to time and Wu often provided Wang with rare books for collation. A majority of *ci* works collected by Toyo Bunko were transcribed and collated by Wang in this period. Secondly, the corpus of *ci* works collected by the Toyo Bunko can be roughly categorized into transcripts and collated rare books. The transcripts were mainly completed in 1908. The collation was done by comparing the *Sixty Famous Writers' Ci Works* by Mao Ji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materials Wu gave Wang to collate. Thirdly, the fifty-nine letters Wu wrote to Wang revealed that Wu always came to Wang's assistance when Wang drafted the records of *ci*, took part in the

* Research fellow at Asia and Japan research institution, Ritsumeikan University, Kyoto.

publication of *The Morning-Wind Pavilion Series*, collated rare books with the *Sixty Famous Writers' Ci Works*, and used *The Complete Dictionary of All Plants* to transcribe, supplement, and collate the Song dynasty version of the *Ci Works Beside Liquor*. After Wang went to Kyoto, Japan in 1911, he began another research interest. Wang's results of ci work collatio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shown in Wu's letters to Wang and the postscripts to the ci works collected by Toyo Bunko.

Keywords: Wang Guo-Wei, Wu Chang-Shou, Toyo Bunko,
The Morning-Wind Pavilion Series

王國維早期研治詞學歷程考述

——兼論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詞籍之價值*

余 筠 琚

一、前 言

王國維（1877-1927）的學術視野屢經轉向，先後從事歐陸哲學、通俗文學以及金石學和史學研究。1906年離開江蘇師範學校，1907年隨羅振玉（1866-1940）轉赴北京學部，¹直至1911年辛亥冬避居日本前的這段時期，先治詞，後入曲，²於詞曲研究皆有發明。然而王國維雖因《人間詞話》聞名，實際上《人間詞話》之撰寫僅是其中一個面向，詞集校勘、輯錄才是王國維在治詞期間最主要的工作。例如詞集目錄之《詞錄》完成於光緒戊申（1908）秋

* 感謝二位審查委員悉心審閱，惠賜寶貴意見，筆者獲益良多。拙文初稿發表於2017年5月世新大學韻文學會議，蒙詹千慧博士指正，期間又蒙賴信宏博士惠賜各館所藏之詞集版本檔案，俾使拙文更趨完備，謹申謝忱。

¹ 樊炳清〈王忠愍公事略〉記1906年時，「學部奏調參事（羅振玉），因薦公（王國維）在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修，迄宣統辛亥（1911）。此數年專攻詞曲，有《清真先生遺事》、《詞錄》、《曲錄》、《戲曲考原》、《古劇腳色考》、《宋元戲曲史》諸書。是年（1911）冬，參事辭職，避地日本，君亦挈眷從之。」王國維著，房鑫亮、胡逢祥、徐旭晟編校：《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廣東教育聯合出版，2009年），第20冊，頁225。

² 王國維〈三十自序〉云：「因詞之成功，而有志於戲曲，此亦近日之奢願也。」此文作於1907年7月，原載《教育世界》第152號（1907年6月），收入《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122。

七月，後贈與羅振常（1875-1942），³ 同年八月完成《曲錄》初稿，刊於王國維與沈宗畸（1857-1926）所編之「晨風閣叢書」，⁴ 彭玉平已針對《詞錄》進行專章論述。⁵ 至於校勘成果如「東洋文庫所藏二十五種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是一批鈔本、校本，各書多有王國維校讀跋語，這些跋語雖收錄至《王國維全集》，然至今尚未有全面的討論。本文認為「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的部分鈔本是王國維抄於 1908 年編寫《詞錄》之時，而校善本多是完成於 1909 至 1910 年的詞集校訂工作。由於鈔校本各有其版本源流及校勘情況，因此下文將就各書情況考述王國維校讀詞集之歷程。

此外，王國維於北京期間，結識了 1907 年至北京赴任的吳昌綬（1867-1924）。吳昌綬以校刻詞集為職志，素與南方校詞群王鵬運（1849-1904）、朱祖謀（1857-1931）、鄭文焯（1856-1918）等詞學家相善。當時王國維因見到吳昌綬所作《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而開始「蒐羅考訂，存佚並錄」，完成《詞錄》，期間吳昌綬更提供精鈔善本給王國維過錄。⁶ 「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的跋語亦經常提及從吳昌綬處假借藏書，是知王國維編纂目錄、校勘各本詞集，多得力於吳昌綬。考察吳、王二人的詞學交流，大約在 1908 年至

³ 羅振常在《詞錄》手稿上多所校補，原稿由後人收藏，後由徐德明點校出版《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詞錄》沒有刊印的原因，或與《曲錄》的情況相似，據彭玉平指出，〈王國維致陳乃乾書〉表示不願再將《曲錄》重新刊印，因為這些目錄尚須修訂考校，冀望有人能代為補遺正誤。參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202。

⁴ 〈曲錄自敘〉云：「余作《詞錄》竟，因思古人所作戲曲，何慮萬本。」知《詞錄》在此之前已完成。該序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八月，原收入《觀堂別集》卷四，修改後刊入沈宗畸《晨風閣叢書》，參《王國維全集》，第 2 冊，頁 126。

⁵ 彭玉平：〈詞學文獻目錄學：《詞錄》〉，《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197-224。

⁶ 王國維〈詞錄序例〉指出吳昌綬錄有丁丙、陸心源所藏詞曲鈔本，可借來抄錄。其云：「海內藏書家收藏詞曲者，昔不多觀，近惟錢唐丁氏（丁丙）、歸安陸氏（陸心源）藏詞最富。……丁氏藏詞除元三數家外，仁和吳氏（吳昌綬）皆有副本；陸氏藏詞之與丁氏別出者亦不多，吳氏亦間錄之。欲逐錄者，尚可問津耳。」見徐德明整理：《詞錄》，頁 1。

1913年最為密切。蕭艾指出王國維於北京時期主要從事戲曲研究，未留意其校抄詞集以及和吳昌綬的交遊，⁷ 陳鴻祥曾簡述王國維與吳昌綬的詞曲因緣，⁸ 彭玉平乃就吳昌綬致王國維書信討論二人刻詞、校勘詞集的互動情形，⁹ 劉烜《王國維評傳》則略舉書信中二人購書、論詞、唱和的相得情狀。¹⁰ 此處的書信為今日留存的吳昌綬致王國維六十九函，¹¹ 信中反映了吳、王二人校詞的各種活動，如詞集校補的請託、刊印工作的過程等。這批書信只有日期而無年代，書信內容在整理時亦有訛誤，¹² 由於無法進行系統的編年，以致諸家研究僅能知其彷彿。事實上，這批書信的寫定時間，多是王國維在校補東洋文庫本的北京時期、乃至赴日後的兩三年間。換言之，「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跋語的紀年、吳致王信函，若加上繆荃孫（1844-1919）《藝風老人日記》、《藝風堂友朋書札》及其他彼此互涉的信件內容，將能呈現吳、王二人在北京期間的互動，釐清東洋文庫本只抄校宋元詞集等校讀的相關背景。

⁷ 蕭艾：《王國維評傳》（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頁78-80、87-95。

⁸ 陳鴻祥：〈王國維和吳昌綬的詞曲之緣〉，《中國文化》第25、26期（2007年10月），頁156-158。

⁹ 彭玉平：〈王國維與吳昌綬之詞學關係〉，《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739-754。

¹⁰ 劉烜：《王國維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年），頁174-176。

¹¹ 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收錄吳昌綬致王國維書信計五十九封，而《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5冊收錄吳致王書信原件六十九封。實際比對，國圖所藏較馬奔騰所輯多出七封，為國圖本編日之第2至第8函，其餘書信數量的差異，乃因對同一信件以別紙另寫的分合判定，實際內容數量則一致。

¹² 如第26函：「《平園近體》樂府毛本大謬，今附上。」當作「《平園近體樂府》毛本大謬，今附上。」又如第45函：「宋本《酒邊詞》校以樂府，雅詞悉合，真可貴重。」當作「宋本《酒邊詞》校以《樂府雅詞》，悉合，真可貴重。」二函有明顯的誤讀。又如第8函「格緜二種送存尊處。」及第26函「格緜、《山谷詞》附上。」之「緜」當為「紙」。見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頁187、194、180、186。由於馬奔騰點校本使用便利，本文以此為底本，文中所稱第幾函，為馬本編次，馬本疏漏處，則以《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原稿校正，不另注。

二、王國維校讀詞集始末及其校本流傳

（一）文宴之樂：王國維與北京諸子的往來

王國維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三月隨羅振玉至北京學部，之後因家人亡故南北往返，隔年（1908）四月攜家定居北京宣武門附近。至於吳昌綬與王國維相遇之前，便矢志搜集宋以來名家詞集，北行之際，已蒐羅詞集約百種，主要來源有四：一、董康（1867-1947）所得的彭元瑞（1731-1803）舊藏《南詞》、《汲古閣未刻詞》，吳得其副本，今中國國圖藏《南詞》十三種誦芬室鈔本即此；二、從宋元人別集、總集中將詞的部分輯錄出來；三、向收藏最多詞曲書的丁丙（1832-1899）八千卷樓、陸心源（1838-1894）皕宋樓借來鈔錄；四、透過南方友人吳重熹、朱祖謀、鄭文焯的幫助，三年之間便蒐錄百種詞集。¹³ 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吳昌綬因任職京張路局，攜家至北京，北上之後，每月仍以書信與在吳中的朱祖謀、鄭文焯等人聯絡，每書必論及詞事。¹⁴ 當時北京琉璃廠是全國書籍流通匯集之地，賣價較其他地區為高，吳昌綬經常偕友參加古書會，更與董康等人極力搜羅詞籍善本，¹⁵ 董康只要蒐得海內外詞集，多取來與吳同觀，

¹³ 吳昌綬指出其所謄錄詞集副本有數種來源：「吾友武進董比部得彭文勤知聖道齋舊藏《南詞》六十四家、《汲古未刻詞》二十二家，中多罕覯秘笈，昌綬盡獲其副。復就丁氏假錄，益以向所輯眾宋元諸集裁篇別出者。海豐吳撫部、歸安朱侍郎、北海鄭中書，矜其孤陋，咸相裨助，搜香三載，凡為百種。」《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上海：鴻文書局，1907年，京大人文研藏），〈自序〉，頁2-3。

¹⁴ 吳昌綬：〈彊村校詞圖記〉，《松鄰遺集》，卷二，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82冊，頁186-187。

¹⁵ 如吳昌綬致袁思亮第3函：「比來公與授兄（董康）可謂兩大，弟願助校讎，但畀我罕見之詞足矣。」又第5函：「此外有新得宋元詞可見假否？」收入王爾敏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275。致吳士鑑函：「弟專意輯詞，如鄴架有宋元彙集部，乞示其目。」吳昌綬：《家松鄰舍人遺札》（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不分頁。

也因此，吳昌綬所蒐詞集日益增多，足以提供王國維編纂《詞錄》、校訂善本。

1910年十月羅振玉邀請任職江南圖書館的繆荃孫（1844-1919）至北京學部圖書館主持大局，到隔年（1911）十月因時局動盪而南歸。從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可以看到繆荃孫在北京的這一年間，吳昌綬、董康兩人經常招飲諸人，至於忘我夜談。如辛亥年（1911）七月十八日記：

晚赴吳蔭臣之招，叔蘊、授經同席。暢書籍源流為入京來第一樂事。¹⁶諸友旬日便相聚宴飲，以暢談書籍源流為第一樂事。舉吳昌綬為例，日記中詳載與吳昌綬談詞、請其題畫，以及獲贈書籍、出借詞目等細節。¹⁷至於王國維參加宴飲的頻率，約莫一個月一次，與其相關的記載計十四處，如：

約傅沅叔……吳印臣、王靜（庵）、羅振玉、陳仕可、董授經小飲廣和居，回寓，子初矣。（二月十五日）

吳印臣招飲。還董授經元板《馬石田集》、《道園遺藁》。叔蘊借《尋陽公主志》拓本去，又購《續碑傳集》一部。鳳孫、薇孫、叔蘊、書城、君直、扞鄭、呂幼舫、授經同席。又同往圖書館看書。（五月廿九日）¹⁸

王國維在日記中的稱呼有數種：靜安、靜庵、靜龕、靜軒、書城，聚飲時皆與羅振玉同席，聚飲情況如辛亥（1911）二月二十五日「回寓，子初矣」，諸人歸家已過子夜十一點，又如五月廿九日吳昌綬招飲，彼此出示、出借、購置藏書後，「又同往圖書館看書」，諸子對書籍有極大的著迷，不時交流善本訊息。又如王國維曾向繆荃孫借《播芳》、《文粹》目、《盛明雜劇》及《續墨客揮犀》，¹⁹

¹⁶ 繆荃孫著：《藝風老人日記》，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冊，頁157。繆荃孫日記常將吳昌綬號「印臣」作「蔭臣」，董康字「授經」作「授京」或「綬經」。

¹⁷ 如1910年十一月十五日：「詣吳印伯談詞，搜羅極富，送《定庵年譜》、《疏齋詞》各一冊。」又十一月廿四日：「送兩圖請吳印臣題，並借去詞目一冊。」同前註，頁116、117。

¹⁸ 同前註，頁130、145。

¹⁹ 王致繆第3、第5函詳記借書內容，而其檢閱《播芳大全》目，是為了查找周邦彥遺事。參顧廷龍輯校：《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015、1016。

並借給繆荃孫《周清真遺事》及某書的題跋。繆荃孫日記多陳述一日活動梗概，取得王國維題跋當日，特別記下王靜庵為「真細心讀書者」，²⁰如同「書城」之別號，諸子皆讚許其善於讀書。

辛亥革命發生，羅振玉、王國維於九月十三日送別繆荃孫，諸子在北京的聚會成為絕響。十月，王國維攜家隨羅振玉避居日本京都，於辛亥（1911）十二月初一致繆荃孫信云：

別後未及三月，不謂時勢遷流，遽至於此。回憶甘遜（吳昌綬）座上數夕談讌，若前世事。……維於十月中旬與唐風樓（羅振玉）同東渡……誦芬室（董康）亦有來此之說，大約暫以售書為活。……甘遜現住南口，想常通信。唐風樓回北京辭職，於三日前返，因此得知先生滬寓住址。²¹時局動盪，加上遠隔一海，諸子於吳昌綬座上數夕談宴的時光已不可再得。王國維因羅振玉回國處理事務，而得知繆荃孫住址。其時董康準備要前往京都，以售書為業，吳昌綬則避居到居庸南口。王國維信中歷述諸友近況，以報平安。十二月二十四日王國維又來信，說：

叔翁在此，現與維二人整理藏書，檢點卷數。……授公尚未到，聞其書籍有售於岩崎之說。……前書所詢各事，甘遜處已兩次致書，未得其覆。……前已遷至南口京張路局，想現在仍寓其處，尚可通信。²²

王國維在京都的工作，主要是協助羅振玉整理大雲書庫的藏書。至於董康則計畫將其誦芬室藏書賣給岩崎財團，交涉後賣給日本大倉集團。另一方面，吳昌綬也將舊交零落的感傷，題寫在鈔本《易林》上，於壬子（1912）三月整理書架時，慨然歎曰：

（《易林》）校成時在八月中旬，昌綬寓西華門內，藝風與董康、羅振

²⁰ 1911年七月二十七日：「王靜庵送題跋來，真細心讀書者。」足見時人對王國維校勘學之評價。見《藝風老人日記》，《繆荃孫全集》，第3冊，頁158。

²¹ 《王國維全集》，第15冊，頁37。又參馬忠文：〈王國維致繆荃孫、勞乃宣未刊書札箋釋〉，《文史哲》2010年第4期，頁125-127。

²² 《藝風堂友朋書札》，頁1024。

玉、王國維諸子，旬日必一過從，談讌輒至中夜。未幾，武昌事起，都城聞警，藝風忽忽南還，昌綬駐居庸南口。文字之交一別如雨，回溯舊游，曷勝惘然。²³

辛亥（1911）八月，諸子仍相與校書，動輒談至中夜，轉眼間，文字之交相繼離散各地。五人的「文宴之樂」，經歷世變後，渺若隔世。然而由一些留存的短箋可知，即使遠隔一海，校正、摹刻、搜採古籍始終是這群文宴之友心繫之事。例如吳昌綬致繆荃孫的信，有兩函提到王國維帶往日本的嘉靖本《草堂詩餘》，第76函說：

綬近將諸本錄出一目，……就所見已不下十餘部，惟有一嘉靖本甚精，為王靜安攜往東洋，須候其抄序目行款來，始能編集。²⁴

繆荃孫建議吳昌綬編撰「《草堂詩餘》各本異同考」，吳昌綬知道王國維藏有一嘉靖本《草堂詩餘》，並攜往日本，因此在等候王國維寄來該書的序目行款，以進行編集。又第110函說：

初得《草堂詩餘》荊聚本，不詳為何人。嗣《雍熙樂府》有嘉靖丙寅中秋安肅春山序云：「予生長中年，早入內禁。」以此互證，知是一內監。未識他有可考否？靜安所得嘉靖本甚精，如通信之，便可詢之。但摹刻至正本，有洪武、嘉靖二本足矣。²⁵

吳昌綬判斷荊聚本《草堂詩餘》為一內監所編，詢問繆荃孫是否還可以進一步考證，並指出王國維處別有一嘉靖本，如有通訊，便可詢問。今東洋文庫所藏《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即是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謹輯、劉時濟刻本，王國維跋語云：「宣統庚戌（1910）仲夏，以顧從敬本校勘一過。國維。」²⁶吳昌綬這封信，證實了王國維將所校詞曲書帶往日本。

²³ 《松鄰遺集》，卷一，〈鈔本易林題記〉，《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82冊，頁177。

²⁴ 《藝風堂友朋書札》，頁888。

²⁵ 同前註，頁906。

²⁶ 下文東洋文庫跋語主要根據東洋文庫藏本謄錄，輔以榎一雄、李慶錄文，不另注。

經由上述，可知王國維赴日之後，仍持續與吳昌綬、繆荃孫通信，透過諸子信件內容互考，可證寫信年月。如王子（1912）五月十五日王國維致繆荃孫信，云：

伯宛亦通信，渠在北京為鄭叔問刻《樵風樂府》，乃刻工無事，以此應酬之耳。²⁷

王國維此信先代為轉達董康校書情況，並代日本人洽詢鈔購某書的價格等，於信末附記吳昌綬近況，乃在北京刊刻鄭文焯詞集《樵風樂府》。透過這封信可推知吳昌綬致王國維第 38 函較晚出，當作於王子年（1912）九月二日，其云：

藝風老人病起，有書云為我景抄《蘆川詞》，合之放翁已有五種，聊自娛耳。叔問詞刻成，專候韞師書「樵風樂府」四篆字。（九月二日）²⁸

吳昌綬來信表示《樵風樂府》已經刻成，正在等候羅振玉題字。信中也提到，繆荃孫將協助影抄《蘆川詞》。今日王國維致吳昌綬信函僅見一封，²⁹ 很難得

²⁷ 《王國維全集》，第 15 冊，頁 42。

²⁸ 馬奔騰：《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頁 191。案：此函馬本綴合國圖原信之第 39、40 函為一函，誤。另外，引文後（）之數字為信件日期。後文將於引文標明頁數，不另注。

²⁹ 王致吳之函為回覆吳致王之第 52 函，云：「叔韞兄處《說纂》共若干冊（《青樓集》一冊在弟處），求公便中代借一觀。歲闌無可消遣，手頭又無一書，徐刻《太平樂府》及《夢窗》新刻本尊處有之，亦求暫假。敬叩/靜安先生年喜/弟遜頓首/廿八。」（頁 196）王國維回函云：「今日擬與蘊公到府閒談，而公適出，悵悵。楊朝英《陽春白雪》並新刻《夢窗詞》奉覽，歐陽居士詞一冊奉還，請督入。此上，即請伯宛先生年安。」見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年），頁 28。而吳昌綬除夜再次覆答，第 33 函云：「《夢窗詞》筭記皆在滬，與古微鈔存，未遑訂補後跋一篇。……《陽春白雪》頗可愛，不知公何處得來，可代覓一冊否？盧疏齋曲本不傳，見選集者凡若干闕。……弟補出二詞，授經昨來見之，謂如是則非《天下同文》本相。」（頁 189）參照《天下同文》吳昌綬跋，云：「今歲疆村侍郎從瞿氏假錄《天下同文》見寄，疑為未足。頃授經大理購獲鄧徐柳泉家所藏述古堂舊鈔《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乃知盧疏齋詞在四十八卷……。宣統己酉（1909）十月都門寓舍校定重印。」知《天下同文》的取得在宣統己酉年（1909），盧疏齋詞的補輯當晚於此。據考第 52 函應作於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八日，王國維回信當在此後不久。房鑫亮之繫年（1907 年二月十二日）有誤。

知王國維對吳昌綬的回應，然而諸子間彼此常互通聲息，例如今存吳昌綬寫給繆荃孫的 213 封信裏，曾四度提及王國維，其中一信提到「王靜安來書」，來書即是針對第 38 函之覆答，而吳昌綬將此書再轉述給繆荃孫，第 36 函云：

《蘆川詞》，想即有「功甫」二字者。王靜安來書，知公代刻此本。謂歐公、蘆川、放翁、蘇林，皆不僅以詞傳者，足可珍重。是以綬尤勤勤於是，即抄刻亦足以豪。³⁰

王國維得知繆荃孫要代為抄刻張元幹《蘆川詞》，盛讚此事極有意義，由於歐陽修、張元幹、陸游、向子諲等四位宋代詞家，並不僅以詞傳世，足可珍重，諸子以此互勉校刻之事。癸丑（1913）年王國維的學術興趣逐漸轉向，和繆、吳的通信也隨之減少。³¹ 丙辰（1916）一月，王國維歸國後與繆荃孫的會晤往來，已不若在北京時密切，年末繆荃孫於滬上逝世，北京的文宴交誼至此畫上句點。³²

（二）王國維東洋文庫本的流傳

從吳昌綬致繆荃孫的信函可知，王國維將北京時期鈔校的詞曲書帶往日

³⁰ 《藝風堂友朋書札》，頁 866。

³¹ 據《藝風老人日記》所記，繆荃孫數年間寄發日本王靜庵信計十四封，辛亥（1911）一封、壬子（1912）八封、癸丑（1913）三封、甲寅（1914）二封，乙卯（1915）繆、王二人未通音訊。日記中王國維回信和送書次數計九次。王國維旅日時致繆荃孫的書信內容，包括在日本的生活、近日所讀之書、所作詩及研究成果，從中可知，王國維至 1913 年仍在修訂《清真事蹟考》，並為商務印書館作《宋元戲曲史》分十六章，其後考釋《流沙墜簡》、作《金文著錄表》，持續開展學問的面向。見《王國維全集》，第 15 冊，頁 47、54-55。

³² 據《藝風老人日記》所記，王國維歸國當月與繆荃孫會晤三次（十四日、十八日、廿八日），其時繆荃孫與蟬隱廬書店主人羅振常往來，二月六日繆荃孫便約王靜庵、羅子敬小酌，十一日寄《越縵先生日記》與王靜庵。丁巳（1917）二月廿八日、廿九日與日本學者富岡謙藏同去看宋版書。戊午（1918）一月六日王靜庵來。九月十六日「送《禮經通詁》於王靜庵」。九月二十三日「接王靜庵來柬」。己未（1919）一月十四日「赴沈子培處，晤王靜庵。」最後一次聯繫則是在四月十九日「送王國維娶媳賀分。」

本，又於 1916 年歸國前一日的《丙辰日記》記載「以詞曲書贈韞公」，其云：

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歲，實計在京都已四歲餘。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為簡單，惟學問則變化滋甚。客中書籍無多，而大雲書庫之書，殆與取諸宮中無異，若至滬後則借書綦難。……此次臨行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殘本，復從韞公乞得複本書若干部，而以詞曲書贈韞公，蓋近日不為此學已數年矣。³³

王國維赴日四年多，久已不研治詞曲之學，羅振玉的大雲文庫藏書豐富，王國維取得部分複本，並回贈詞曲書。榎一雄（1913-1989）、彭玉平³⁴據此指出東洋文庫本詞曲書乃是王國維回國前贈送給羅振玉；然周一平提出異議，認為王國維將這批書贈送給羅振常（1875-1942，羅振玉弟），他認為這批書有部分並未見於《靜庵藏書目》，亦無羅振玉藏書印，且趙萬里（1905-1980）《王靜庵先生年譜》云：「先生手校書之存滬上者，尚有數十種。」滬上應指羅振常。³⁵

本文略為勾稽「東洋文庫本」的流傳經過，亦從榎說。首先，「東洋文庫所藏二十五種鈔校本」的跋語時間跨度從 1905 年至 1912 年，部分鈔本抄錄於 1908 年七月編纂《詞錄》之時，然《詞錄》後轉贈羅振常，因此未補入後來藏書。而王國維《靜庵藏書目》，據彭玉平考訂，當作於宣統元年（1909）閏二月至夏五月之間，其後並未再補入他書。³⁶換言之，王國維所編的兩本目錄，均無法完整呈現「東洋文庫所藏二十五種鈔校本」。其次，羅振常前已校補王國維之《詞錄》，東洋文庫藏本王國維手抄《半山老人歌曲》首頁眉批云：「此

³³ 《丙辰日記》正月初二日，《王國維全集》，第 15 冊，頁 911。

³⁴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東洋文庫所藏的特殊本（3）〉，《東洋文庫書報》第 8 号（1977 年 3 月），頁 1-25。彭玉平：〈《靜庵藏書目》與王國維詩學淵源〉，《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119-120。

³⁵ 周一平：〈《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讀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4 期，頁 25。

³⁶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頁 111。

三首朱刻無。振常記。」並鈐「羅振常讀書記」印。另外，羅振常於1927年四月、五月，取王國維手抄之《錄鬼簿》、明劇二種來校訂，《錄鬼簿》跋語云：

- 丁卯（1927）孟夏，以大雲書庫藏舊抄尤貞起本校一過，知藝風雖以影鈔尤本寄示，觀堂未及校也。羅振常記。
- 尤本有序，而此本無。別錄之。

「明劇七種」之題云：

- （〈新編呂洞賓花月神仙會〉）此種乃忠愍手自影寫。丁卯仲夏，上虞羅振常誌。
- （〈新編張天師明斷辰鉤月〉）此種乃忠愍手自影寫。振常誌。

羅振常於《錄鬼簿》記下校訂始末，由於藝風老人繆荃孫曾影鈔尤貞起本《錄鬼簿》寄示，王國維還來不及校訂，直至丁卯（1927）孟夏，羅振常便取「大雲書庫」所藏舊鈔來校對。當時繆荃孫早已謝世，王國維則在北京。羅振常於五月續讀王國維手抄之《明劇》二種，並寫下題跋，可見羅振常對王國維手抄詞曲書之興味盎然。由此可知，即使這批詞曲書藏於羅振玉「大雲書庫」，羅振常取來校訂，亦無不可。

時隔數月，王國維於丁卯（1927）六月自沉於頤和園殉義，蟬隱廬主人羅振常便開始出售靜庵舊藏書，而《詞錄》並未被出售，推測出售者應為大雲書庫所藏的王國維手抄手校之詞曲及舊藏書。大谷大學所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廂記》第4冊有內藤湖南（1866-1934）識語，云：

丁卯六月，王忠愍公自沉殉節，滬上蟬隱主人售其舊藏以充恤孤之資。予因購獲此書，永為紀念。九月由滬上到。炳卿。³⁷

內藤湖南與王國維交情甚厚，九月便購得從上海寄來的《西廂記》。隔年，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1880-1951）為東洋文庫購入這批書，據榎一雄所述：

昭和三年（1928）七月，由文求堂經手，歸於東洋文庫，購入價格為

³⁷ 引文轉錄自黃仕忠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前言」，頁6。

三五三二円。文求堂將該書目題在單張印刷物上，作「海甯王靜菴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³⁸

田中慶太郎長年經營二手書店，曾於 1908 年至 1911 年住在北京，³⁹ 具有市場敏銳度，也幫東洋文庫等機構選購書籍。至於羅振常的蟬隱廬書店所兜售之書，1915 年之時已有「登摺」，⁴⁰ 讀者可依據書商的出售書目來購買。今存《蟬隱廬舊本書目》第 16 期的賣書帳，於「庚辰（1940）五月編定」，仍兜售多種王國維舊藏書，包括《庚辛之間讀書記》所錄之書，售價多在 6 元以上，高於其他詞曲書的市場價格。⁴¹ 可以說，王國維過世後，其舊藏書價格高抬，善本及手抄手校本很快就被日本學者買入，如內藤湖南立即向羅振常購買王國維舊藏《西廂記》以為紀念，其後田中慶太郎又從中選購一批珍貴的鈔校本，並且以「海甯王靜菴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為名，典藏於東洋文庫。因此趙萬里《校批書目》感嘆道：

先生於詞曲各書，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選》則校以《雍熙樂府》，《樂章集》則校以宋槧。因原書早歸上虞羅氏，今多不知流歸何氏，未見原

³⁸ 日文原文為：「羅振常の手に移り、その後昭和三年（一九二八）七月、文求堂を経て、東洋文庫に歸したものである。購入價格、計三、五三二円。その書目は、文求堂が配ったと思われる「海甯王靜菴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目」と題する一枚刷に列挙されている。」見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頁 5。

³⁹ 田中慶太郎追憶北京的生活，當時北京的書籍賣價高，是全國書籍流通的據點，以小包裹將書寄回東京，很快就能出售。學術潮流以宋元版書和古寫本的鑑別為主，只是書肆已經不太能見到宋元版書。見（日）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89。

⁴⁰ 如繆荃孫於蟬隱廬寄賣書籍，《藝風老人日記》乙卯（1915）六月卅日云：「寄書於蟬隱廬登摺。」《繆荃孫全集》，第 3 冊，頁 392。

⁴¹ 羅振常編《蟬隱廬舊本書目》第 16 期所錄王國維舊藏，計有：《放翁詞》、《山中白雲詞》、《桂翁詞》、《二薌亭詞》、《花間集》、《類編草堂詩餘評林》、《詞綜》、《嘯餘譜》、《小山樂府》、《燕子箋記》、《上林春》、《秣陵春》、《南北宮詞紀》、《錄鬼簿》。參徐鵬、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 27 冊，頁 114-118。

書，故未收入，至為憾也。⁴²

王國維因不為詞曲學已數年，將詞曲書交給羅振玉作為交換。由於羅振玉之弟羅振常及姪女羅莊皆嗜詞曲，因此羅氏父女皆曾經手整理這批資料，如羅振常在《半山老人歌曲》、《錄鬼簿》、《明劇》二種留下校語，羅莊也曾鈔錄王國維批校《樂章集》、《山谷詞》的校記跋文，後於1936年發表。⁴³1927年六月王國維自沉殉節後，珍稀本很快便被羅振常賣出，多數皆流向日本。⁴⁴田中慶太郎向羅振常購得這批王國維所藏詞曲鈔校本，藏入東洋文庫。⁴⁵今日「東洋文庫藏本」亦只是王國維所藏詞曲書的其中一部分。

三、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詞集之跋語考實

王國維輯校詞集的成果，依次有數個階段，1908年六月根據《花間詞》、《尊前集》、《樂府雅詞》等詞選集，輯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以及宋本四種，因受到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影響，整理出五代至宋元之詞集目錄，於1908年七月完成《詞錄》。其後，以《六十名家詞》為底本進行校勘，今藏於東洋文庫，由各本跋語可知，校訂時間多在宣統改元（1909）至宣統二年（1910）四月之間。接著1910年十二月完成《清真先生遺事》一卷，1910年至1911年作《庚辛之間讀書記》，記載《片玉詞》、《桂翁詞》、《花間集》、

⁴² 轉引自周一平：〈《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讀後〉，頁25。

⁴³ 《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716-733。

⁴⁴ 黃仕忠指出：「由於時局動盪，未見中國學者有將王氏舊藏收購的動議，而日本學者多因敬重王氏之學，越洋認購，其中有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故今日本學人文庫內或可見一兩種鈐有『王國維』印的戲曲文獻。以觀堂之識見，所聚者自必有其佳處，於今檢視，均屬孤本或稀見之本。這是較晚從中國學者手中流徙日本的最重要的一批戲曲文獻。」見《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前言」，頁7。

⁴⁵ 榎一雄：〈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頁5。

《尊前集》、《新刊草堂詩餘》等詞集的讀書札記。（詳參「附錄一」）王國維於辛亥（1911）十月赴日本京都以後，學術興趣轉向，雖然偶有零星的詞集校補，大抵上詞學相關工作便結束了。下文將從東洋文庫本跋語來說明王國維在鈔本、校本這兩個校讀階段的概要成果。

（一）鈔本

東洋文庫王國維藏本有十三部鈔本，包括前人舊鈔《鷗夢詞》、⁴⁶《蛻巖詞》⁴⁷以及請兒子王潛明（1900-1926）影寫的《雙溪文集》⁴⁸等三部，另有1908至1909年手抄詞曲書計十部，分別為：《校宋本樂章集三卷目》、《半山老人歌曲》、《王周士詞》、《竹友詞》、《赤城詞》、《誠齋樂府》、《寧極齋樂府》、《尊前集》、《錄鬼簿》、《曲品》。

1908年六月王國維輯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亦輯錄《赤城詞》等四種宋人詞集。⁴⁹《赤城詞》被王國維弟子趙萬里（1905-1980）誤以為抄錄自

⁴⁶ 《鷗夢詞》為1905年從吳中取得的劉履芬鈔本，有杜文瀾等人校語。因《詞錄》僅載錄宋元詞集，故不錄，後載於《靜庵藏書目》。王跋云：「江山劉彥清先生履芬《滙夢詞》手稿一卷，光緒乙巳，得於吳中，上有彥翁手錄同時詞人評驚商確之語。小者，杜小舫文瀾；少者，勒少仲方錡；瘦者，潘瘦羊鍾瑞也。宣統改元夏四月，海寧王國維記。」

⁴⁷ 《蛻巖詞》為乾隆舊鈔本，王國維於1909年取鮑廷博刻本校勘。

⁴⁸ 1912年子王潛明影寫董康誦芬室藏《雙溪文集》詩餘，王跋云：「王子夏日，於董氏誦芬室見《雙溪文集》殘本明嘉靖刊，幸詩餘尚全，因假歸，令兒子潛明影寫之。夏至後四日。國維記。」又「《雙溪集》，傳世甚稀，竹垞纂《詞綜》時，未見此書。此本乃嘉靖十二年所刊，前有潘滋序，計為書十七卷，與《文淵閣》之二十七卷本編次不同，目錄家亦罕見著錄。詞雖不甚工，亦一家眷屬也。同日又記。」

⁴⁹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所附王國維跋語，多跋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季夏，與《詞錄》整理時間約略同時。參《王國維全集》，第1冊，頁205-397。根據《詞錄》，除《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外，宋人詞集有四種「海寧王氏輯錄本」：趙令時《聊復詞》、王冠《觀柳詞》、陳克《赤城詞》、康與之《順庵樂府》。

《宋元四家詞》，而四家詞中實無《赤城詞》。⁵⁰ 關於《赤城詞》抄本的來源及寫定時間，《詞錄》記載：

《赤城詞》一卷，佚。海寧王氏錄本。宋陳克撰。克，字子高，臨海人。《書錄解題》詩集類載陳克《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附。然歌詞類中僅載克《赤城詞》一卷，蓋別行之本也。竹垞選《詞綜》時已不見。余從《樂府雅詞》錄出三十六闕，為一卷。⁵¹

據東洋文庫跋語云：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赤城詞》一卷，陳克子高撰。而「詩集類」又有子高《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是子高詞在宋末已有二本矣。今二本皆佚。此本從曾慥《樂府雅詞》鈔出，亦傳世蒲江、東澤之流亞也。人間識。

據《直齋書錄解題》，陳克《赤城詞》至少有兩種宋本，王國維從《樂府雅詞》輯出三十六闕，⁵² 認為與南宋盧祖皋《蒲江詞稿》、張輯《東澤綺語》屬同一詞風。

王鈔本《半山老人歌曲》無跋，而《詞錄》云：「《臨川全集》本、錢唐丁氏鈔本。」（頁12）鈔本中並以《梅苑》、《樂府雅詞》、《花庵詞選》校訂，諸選本是王國維詞集校補的重要來源。而王鈔本《誠齋樂府》亦無跋，並從《花

⁵⁰ 前文曾述《宋元四家詞》包括《王周士詞》、《近體樂府》、《寧極齋樂府》、《吳文正公詞》四種，而〈趙譜〉所謂《赤城詞》為王國維：「過錄樊榭老人手抄宋元四家詞本陳克《赤城詞》，並為之跋。」應是誤植《寧極齋樂府》的跋語。見趙萬里：〈王國維先生年譜〉，《王國維全集》，第20冊，頁420。榎一雄沿用趙說進行補充，云《赤城詞》為「宣統改元三月手鈔《宋元四家詞》本，《觀堂別集》卷三之跋未見於鈔本。」（頁8）於此勘誤。

⁵¹ 《詞錄》，頁17。下文出自《詞錄》者，僅標明頁數，不另加註。

⁵² 蔣哲倫、楊萬里編：《唐宋詞書錄》（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指出現存《赤城詞》最早的手抄本為王國維所錄，頁319。而王國維所見《樂府雅詞》為秦恩復《詞學叢書》本，見《詞錄》，頁48。《靜庵藏書目》亦載《詞學叢書》十冊，今藏於東洋文庫。

庵詞選》補，《詞錄》云：「《誠齋樂府》一卷，仁和吳氏傳鈔《誠齋集》本。」（頁25）據此推測，王國維所見《半山老人歌曲》錢唐丁氏鈔本，應是從吳昌綬處取得；《誠齋樂府》亦是吳昌綬傳鈔本。且王國維在抄錄後，又以諸選集所選詞校補。另外，《尊前集》跋云：「唐風樓藏有朱竹垞藏明顧梧芳原刊《尊前集》，精雅之至，因影鈔一過，惜缺下卷，以汲古刻《詞苑英華》本補之。」《詞錄》云《尊前集》「明萬曆顧梧芳刻本、汲古閣《詞苑英華》本。」（頁46）兩相參照，這部影寫本《尊前集》是從唐風樓主羅振玉處借得明刻本，影抄之後，由於明刻本缺下卷，因此再以《詞苑英華》本抄補。而王國維所稱下卷，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兩者行款一致，適可合璧。⁵³前文曾述及《詞錄》所徵引《南詞》本至少有十種，如王鈔本《竹友詞》「東洋文庫本」跋云：「《竹友詞》終，光緒戊申（1908）鈔《南詞》本。」上述王鈔本，應是抄於1908年整理《詞錄》之時。今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鈔本《張子野詞》，卷末有「光緒戊申（1908）九月從知不足齋逐錄一過，以葛輯《安陸集》校之。國維。」⁵⁴是知七月《詞錄》完成後，王國維仍陸續抄錄若干詞集，例如前文曾述之《王周士詞》、《寧極齋樂府》即是1909年過錄吳昌綬所錄「樊榭老人手鈔」副本。此外，《校宋本樂章集三卷目》為「宣統改元（1909）夏五，假得仁和勞巽卿先生手鈔毛斧季較宋本《樂章集》。既校錄于毛刻上，復鈔此目及毛刻無而鈔本所有之詞，別為一冊。」謄錄宋本《樂章集》的目錄。這些鈔本反映了王國維於北京時期，從詞選進行輯佚或謄錄向吳昌綬等人借來的詞集。

⁵³ 中國國家圖書館有羅振玉舊藏明刊本《尊前集》，僅存下卷，善本編號10343。《明刻尊前集殘本》分署「戊申仲夏」、「次月萬壽節」，跋記當作於五月，東洋文庫本跋語當作於同時。參《王國維全集》，第14冊，頁528-529。此外，《尊前集》又見《庚辛之間讀書記》。

⁵⁴ 宋·張先著：《張子野詞》，王國維綠格手鈔本，國家圖書館藏。《張子野詞》與《人間詞》手稿皆用「懿文堂」格紙。參王國維：《王國維「人間詞」、「人間詞話」手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二) 校補《六十名家詞》本

王國維 1908 年七月編纂《詞錄》之時，已著錄毛晉《六十名家詞》本。東洋文庫本《壽域詞》於 1909 年六月跋云：

汲古《宋名家詞》前五集，余皆得之，尚缺六集十一家。

可知王國維所藏《六十名家詞》為前五集，尚缺第六集，與今存東洋文庫者正同。其後大約在 1909 年七月至 1910 年四月，輾轉借得善本，並以《六十名家詞》為底本，共校詞十三種。此將校補本與《詞錄》著錄列舉如下：

		東洋文庫跋語所見校補本	《詞錄》
1	六一詞	《樂府雅詞》、《花庵詞選》	汲古閣本
2	樂章集	校宋本《樂章集》三卷、梅禹金鈔本、蔣香泉所藏舊鈔本	汲古閣本、葉申薌《閩詞鈔》本
3	山谷詞	寧州祠堂本、《山谷琴趣》本	汲古閣本、全集本
4	東堂詞	潢川吳氏舊影宋本、《全芳備祖》	汲古閣本
5	放翁詞	《花庵詞選》、《西塘耆舊續聞》	汲古閣本
6	稼軒詞	元大德十二卷本	汲古閣本、四印齋元大德十二卷本
7	片玉詞	振綺堂藏舊鈔十卷本《片玉集》	汲古閣本、四印齋覆元巾箱本
8	石林詞	《樂府雅詞》、《全芳備祖》	汲古閣本
9	酒邊詞	《全芳備祖》、汲古毛氏景宋《酒邊集》	汲古閣本
10	近體樂府	《益公大全集》、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	汲古閣本
11	後村別調	葉申薌《閩詞鈔》本	汲古閣本、葉申薌《閩詞鈔》本
12	龍洲詞	《游宦紀聞》	汲古閣本
13	姑溪詞	《姑溪居士集》	汲古閣本、《姑溪居士集》本

各詞集的勘訂，依校補本的取得情形，各有相應的做法，無法一概而論。以《稼軒詞》為例，《詞錄》云：「《稼軒詞》四卷。汲古閣《宋六十家詞》本，四印齋刻元大德十二卷本。」（頁22）東洋文庫本《稼軒詞》跋語云：「宣統改元秋九月，以元大德十二卷本校勘一過。國維。」是知1908年作《詞錄》時已取得四印齋本，至次年（1909）才進行校勘。另外，王國維常以朱筆、墨筆來區分一校、二校稿，如《石林詞》：⁵⁵

（朱筆）宣統改元孟秋晦日，以《樂府雅詞》校一過。國維。

（墨筆）次歲，庚戌孟夏，復以《全芳備祖》所選數詞校之。

1909年七月以《樂府雅詞》校過，1910年四月又以《全芳備祖》校，並於書末補詞三首。又如《酒邊詞》跋亦提及1910年以《全芳備祖》校《酒邊詞》，1911年一月從吳昌綬處借得宋本《酒邊詞》，特別記下善本書之版式行款，各以朱筆、墨筆區分跋記時間。又如1909年四月從吳昌綬處借得寧州祠堂本《山谷詞》，因有勞格（1820-1864）《山谷琴趣》的校記，王國維為存兩善本之校記，則於《六十名家詞》本上以朱筆、墨筆分別兩者的校注。

至於校補善本的來源，或從廠肆購得，或向友人借得。《詞林萬選》之記載得自廠肆者僅是極少數的例子，⁵⁶大部分善本的取得主要依賴友人間書籍的流通，如前述向羅振玉借抄《尊前集》。以東洋文庫所藏兩部《梅苑》為例，一是羅振玉所贈，一是王國維所得。由二本跋語可知版本取得的過程。如《梅苑》棟亭刊本云：

- 宣統改元閏二月，唐風樓主人贈余以淮南宣氏所刻《梅苑》，不旬日又得此本，數年之所求者，一月而兩得之，歡喜無量。人間詞隱記于宣武城南之學學山海居。
- 宣統庚戌孟夏，以溫陵黃氏藏舊鈔本校勘一過，于第七卷中補〈木蘭

⁵⁵ 《石林詞》榎一雄、李慶皆誤作「石林記」，且未抄出這兩則跋語，《王國維全集》亦未收。跋語題於「石林詞目錄」之下。

⁵⁶ 《詞林萬選》跋云：「光緒戊申（1908）秋七月，積暑初退，於廠肆得此本，喜而誌之。」

花》一首，并是正數十字，唯第五、第十二卷佚詞，迄無可補，為可恨耳。國維。

- 溫陵黃氏本，余從廠肆攜歸，論價未定，吳伯宛舍人見而酷愛之，遂歸雙照樓。附記。

《梅苑》淮南宣氏本云：

《梅苑》素無刻本，唯棟亭十二種中，始一刻之。此係淮南宣氏據曹本重刻，月存先生出以見贈，因錄《碧雞漫志》三則于首。宣統改元閏二月，人間識。

由這幾則跋語可知王國維所藏《梅苑》的版本系統源流。1909年閏二月先是「別存先生」⁵⁷羅振玉贈送淮南宣氏本給王國維，不到10天，王國維又得到曹寅（1658-1712）棟亭刊本；1910年四月，王國維再從廠肆買到明末清初藏書家黃虞稷（1629-1691）所藏舊鈔本，由於曹寅所刻《梅苑》牌記為「棟亭藏本丙戌九月彙刻于揚州使院」，刻於康熙丙戌（1706）年，是知黃氏舊鈔本年代早於棟亭刊本，而淮南宣氏本乃據曹本重刻，年代又更晚，因此王國維以黃氏舊鈔本來校勘，並為無可補佚詞而抱憾。其後，吳昌綬見到黃氏舊鈔本，因酷愛之，遂以三十元向王國維買得黃本，吳致王信函之第22函、53函即載此事。⁵⁸從這些善本書取得的過程，顯見當時校勘詞集既需要時常到書肆尋訪，更需要有一群致力於藏書、校勘的文友。

關於王國維校《六十名家詞》本的版本甄別，舉例如下：

1. 《片玉詞》

⁵⁷ 王國維手稿字體勾連，榎一雄、李慶誤讀為「目存」，據羅振玉號「別存先生」，此字當為「月」。

⁵⁸ 第22函云：「《梅苑》誠如精鑿，其中缺字按之曹本，皆系後添，亦一謬也……溫陵（黃虞稷）一印似真而可疑。『小重山館胡篷江』乃嘉慶間海鹽錢蘿廬之婿，此書似從浙中來。公是否欲留之？如不留，弟擬畀以卅元，不知肯易否？」（頁185）第53函云：「《梅苑》二本弟擬留之。送上銀洋三十元，乞轉付此書。首既缺頁，中又多誤，特以舊抄存之耳。」（頁197）這兩封信應為一時所寫。

王國維在 1909 年四月以後這一年所校的《六十名家詞》之善本，亦多從當時著名的藏書家處輾轉借得，如《片玉詞》云：

- 宣統元年秋九月，假傅沅叔學使所藏仁和勞巽卿先生手鈔振綺堂藏舊鈔十卷本《片玉集》，校勘一過。
- 案：勞本計十卷，自云：「出於振綺堂舊鈔。」今檢《振綺堂書目》，未載此書。以卷數及編次觀之，蓋出於元刊陳元龍注本也。陳本編次與《清真集》略同，蓋皆出於宋本。獨強煥本編次獨異，而獨反用「片玉」之名，殆子晉所追改歟。次日又記。
- 美成詞之存於今者，《片玉詞》二卷，此本是也。《清真集》二卷，臨桂王氏所刊行者是也。《片玉集》陳元龍注十卷，阮文達《四庫未收書目》所著錄者是也。今以數本比較觀之，知陳注本十卷亦自宋本《清真集》出，而王刻《清真集》，已非宋人舊本，何以知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清真集》二卷，後集一卷。」今王刊無後集，其不同一也。方千里、楊澤民和清真詞，均至〈滿路花〉陳本第八卷末闕而止，中間不遺一闕，而無〈綺寮怨〉以下三十一闕，王刻有之，闕數較多而卷數反少，其不同二也。竊意宋本《清真集》當至〈滿花路〉止，而〈綺寮怨〉以下殆即謂後集，王刻以後集合于下卷，而陳注本則分前集二卷為八卷，後集一卷為二卷，雖皆出于《清真集》，然皆非《清真集》之舊矣。至此本，據子晉跋語云出宋本，然據陳注本劉肅序，則《片玉集》之名乃陳氏所改題，強煥何自用之。然陳允平《西麓繼周集》已據此本次序，則宋本之說又似不誣，既跋于勞本後，并記於此。越二日，人間錄於宣武寓廬之學學山海居。

1909 年九月，王國維借得《片玉集》舊鈔，校勘之後隔日，檢閱《振綺堂書目》而無此集，因此推定此本出於元刊陳元龍注本。後兩日，王國維就各本繼續考訂宋本《清真集》、王鵬運四印齋覆元巾箱本《清真集》、元刊陳元龍注《片玉集》之版本源流、詞集名稱，而後「既跋于勞本後，并記於此。」王國維還將自己的跋語寫在勞權（1818-1868 後）鈔本上。值得注意的是，現藏中國國

家圖書館勞權《片玉集》校本並無王國維跋記，⁵⁹ 而是跋記在另外一本吳昌綬所抄《片玉集》，⁶⁰ 該書有「宣統紀元五月／甘遜邨居校錄」的牌記，封面寫：

勞抄手校本，間有注語，不識比陳元龍本異同如何。

下冊卷末有王國維跋語，記下校錄時間：

宣統改元秋九月為 伯宛先生校於宣武城南之學學山海居。國維。⁶¹

因此，東洋文庫跋語之「假傳沅叔學使所藏仁和勞巽卿先生手鈔振綺堂藏舊鈔」所說的「勞抄本」指的是吳昌綬過錄的勞抄本。原是吳昌綬向傅增湘（1872-1949）借得勞權原鈔本，於五月校錄後，請王國維為其校訂。王國維於九月考訂多本《清真集》後，記下跋語。這時期的工作，即是 1910 年十二月完成《清真先生遺事》的準備之一。⁶²

2. 《樂章集》

此類輾轉抄寫副本再假借的情況，也出現在《樂章集》的校讀過程，跋云：

- （朱筆）宣統改元仲夏，從吳伯宛舍人假得仁和勞氏手抄斧季校宋本《樂章集》三卷，因校錄于此本上，凡三日而畢。國維。
- （墨筆）此刻固多訛謬，然亦有勝于校宋本者，識者別之。
- （墨筆）同日又得觀梅禹金鈔本，又一蔣香泉所藏舊鈔本。梅鈔在此刻與校宋本之間。蔣鈔甚古而訛缺太多，二本皆伯宛舍人物。勞鈔則渠轉假諸傳沅叔學使者也。時端午後一日，梅雨初霽。几案筆硯間，皆有潤津之氣，在北地為罕見矣。
- （墨筆）斧季手校本，前在歸安陸氏碩宋樓，去歲已歸日本岩崎氏。勞

⁵⁹ 此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勞權抄本，卷末有勞權跋，善本書號 11450。卷端有「藏園」、「沅叔心賞」等傅增湘之藏印，知為傅增湘借給吳昌綬之原本。

⁶⁰ 宋·周邦彥：《片玉集》，吳昌綬藏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A03385。

⁶¹ 同前註。

⁶² 如《清真先生遺事》中《清真集》二卷之案語，即是據東洋文庫跋語的內容加以擴充。並指出「仁和勞巽卿手鈔振綺堂藏《片玉集》十卷，目錄之下，略有注釋，詞中注多已削去，殆亦從陳本出。」知王國維後來推定此本出於陳本。參《王國維全集》，第 2 冊，頁 413-414。

氏鈔本并錄陸敕先校語，不知陸校即在毛本上，抑又一本也。附誌。

1908年七月《詞錄》載《樂章集》：「錢唐丁氏藏明梅鼎祚鈔本三卷……歸安陸氏韶宋樓藏有毛斧季校本……今仁和吳氏有丁、陸兩本合校本。」（頁12）可知吳昌綬抄有丁丙藏明抄本、陸心源（1834-1894）藏毛辰（1640-？）校宋本二本的合校本。1909年五月某日王國維向吳昌綬借勞權所抄的校宋本，而吳昌綬又是從傅增湘那裏借到這本勞鈔校宋本。⁶³ 這個過程和《片玉集》相同。陸心源舊藏勞權所抄毛辰校宋本，已在1907年賣給日本的靜嘉堂文庫，⁶⁴ 因無法比對，王國維無從判斷所見勞鈔本上謄錄的陸敕先（1617-1686）校語為毛校本原有，或是勞權所加。據鄧子勉研究，陸敕先校語源自毛辰手批本。⁶⁵

此外，王國維在同一天所見梅鼎祚（1549-1615，字禹金）的明抄本、蔣益澧（1833-1875，字香泉）所藏舊鈔本，皆是吳昌綬所有。比較之下，王國維認為毛晉刻本有勝於勞鈔校宋本，而梅鼎祚鈔本介於二本之間，至於蔣香泉舊鈔時代較早，但訛誤過多。據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之梅禹金抄本《柳屯田樂章集》，有王國維題跋，云：

此丁氏嘉惠堂所藏明梅禹金鈔本，伯宛先生錄得之，并囑以勞鈔毛斧季校宋本校錄其上。宣統改元重午日，錄畢。國維誌。⁶⁶

由此可知，吳昌綬抄得明抄本後，叮囑王國維以勞鈔校宋本校於吳所傳錄之梅禹金鈔本上，王國維在1909年五月五日錄畢，跋於吳昌綬抄本以歸。因此，

⁶³ 宋·柳永：《樂章集》，傅增湘舊藏勞權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11449。書中亦轉錄陸敕先校語。

⁶⁴ （日）島田翰：《韶宋樓藏書源流考》（據早稻田圖書館藏清光緒丁未武進董氏刊本，1907年）記載收購陸氏藏書原委，由日本三菱財團岩崎彌之助向陸心源之子陸樹藩出價10萬元，買得「韶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三處藏書計二十萬卷。

⁶⁵ 鄧子勉指出，勞權底本應是毛辰手批《宋名家詞》，其中除了毛辰批校外，同時有陸敕先、黃子鴻各以朱筆、綠筆校過，又有何夢華以墨筆校正。參〈靜嘉堂藏毛辰等手批《宋名家詞》〉，《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期（2014年5月），頁56-59。

⁶⁶ 宋·柳永：《柳屯田樂章集》，清宣統元年（1909）吳氏雙照樓謄錄梅禹金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A03380。

王國維所云：「又得觀梅禹金鈔本」亦是吳昌綬傳錄本。

3. 《東堂詞》、《酒邊詞》

1910年，王國維又得影宋本《東堂詞》，東洋文庫本跋云：

宣統庚戌，以潢川吳氏舊影宋本校勘一過，毛氏此刻，亦從宋出，但亂其次第耳。原本次第并注眉頭，并從陳景沂《全芳備〔祖〕》補足〈木蘭花〉一詞，殊為快意。國維。

《東堂詞》「潢川吳氏舊影宋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後有吳昌綬四月跋記云：「頃從伯夔京卿假觀，校於毛刻本上。此本亦經吾鄉勞氏收藏，有染蘭一印。」書上有勞權、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藏印，⁶⁷知此書是吳昌綬從袁思亮處借得，並於六月謄錄一本，⁶⁸請王國維校於毛本之上。次年（1911）一月，吳昌綬又得影宋本《酒邊集》，再請王國維校於毛本，《酒邊詞》為吳、王二人所校諸書最晚者。

綜上所述，東洋文庫鈔本多抄於1908年考訂《詞錄》時；至於《六十名家詞》本所校十三種，則是1909年、1910年持續進行的校詞工作，所校善本已經超出《詞錄》、《靜庵藏書目》所載，各書取得多得力於吳昌綬。吳昌綬刊刻詞集的興趣為宋元精抄本，因此王國維所校多為宋元人詞集。而這幾年版本傳鈔假借的具體情況，可從吳昌綬致王國維書函得知一二。

四、東洋文庫本跋語與吳昌綬來函的校詞歷程

吳昌綬致王國維的六十九封書函，大約寫於1908年至1913年王國維的北京時期至遠赴東瀛之後，內容牽涉到多種詞集版本的校刻訊息，亦多有王國維藏《六十名家詞》所校善本的內容。下文將就東洋文庫本跋語和書信，討論吳、

⁶⁷ 包括宣統己酉（1909）四月、庚戌（1910）四月兩次題記，並有彊村校記。

⁶⁸ 蘇曉君〈近現代百五家抄稿本書目及留墨〉中謄錄吳昌綬抄本《東堂詞》題跋，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收入《蘇齋選目》（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頁339-340。

王二人於 1908 年至 1911 年間校讀詞集的歷程。

（一）1908 年七月前《詞錄》體例的商訂

吳致王書函，最早者為 1908 年七月以前，第 2 函稱：

《詞錄》之成就，藉手雅林，不克集事，弟當盡括所存為助。（初一）
（頁 177）

《詞錄·序例》指出「蒐錄考訂」主要倚重吳昌綬的傳鈔本，即如信中允諾將「盡括所存」出示藏書，幫助王國維編纂詞集目錄。又第 3 函云：

頃為公思得一法，專搜五代唐宋元人詞之遺佚者。凡有集者不采，見於《花間》、《尊前》、《草堂》、鳳林書院諸選者亦不采，以元人選本為斷。（十九）（頁 178）

信中商討編纂體例，專搜唐五代宋元人詞，以元人選本為斷，並以遺佚者為主。可見王國維《詞錄》以元人為斷的體例，出自吳昌綬的建議。

（二）1909 年三至五月《晨風閣叢書》與校錄汲古閣本

宣統元年（1909），王國維與沈宗畸（1857-1926）合作編刊《晨風閣叢書》二十三種，卷首有潘飛聲（1858-1934）己酉（1909）十月序，知叢書編成不晚於 1909 年十月。《晨風閣叢書》刊行若干王國維抄校的稿本、抄本，包括其自著之《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以及所整理的《南唐二主詞》附「補遺」一卷「校勘記」一卷（知聖道齋舊鈔南詞本）、《平園近體樂府》（新校本）、《後村別調》附「補遺」一卷（新校本）。根據《晨風閣叢書》所錄序跋，《南唐二主詞》有「宣統改元（1909）春三月」後跋，《曲錄》有「宣統改元（1909）夏五月」自序，《後村別調補》有沈宗畸「宣統改元（1909）夏五」後跋，⁶⁹可知王國維諸書之纂作應在宣統元年（1909）三月至五月間。從吳致王信函得知，吳昌綬在刊刻的過程亦提供若干幫助，如第 10 函云：

⁶⁹ 清·沈宗畸編，王國維等著：《晨風閣叢書》（北京：中國書店，2010 年），頁 274、451、480。

沈君欲刻詞，當以曾見著錄者為佳，如《南唐二主詞》見《直齋書錄解題》。今以重刻侯本奉上。又《王周士詞》見阮文達《經進書目》，向無刻本，今以傳抄樊榭手寫本奉上。至弟所聚，雖大率未經校讎，暫難付刊。鄙藏未攜來京，明人詞手頭無之，只有《玉樊堂》一冊，抄本太劣，不知可審正否？孟載《眉庵詞》、季叟《扣舷集》、《青田詞》，及弇州、升庵、湘真，若盡刻之，亦嘉事也。《四部稿》可借抄，餘皆未見。朱氏書目尚須重定，不足觀也。（初九）（頁180）

沈君即沈宗畸，當時沈氏尚在審定書目、蒐集相關資料，函中所云《南唐二主詞》、《眉庵詞》、《結一廬書目》（即「朱氏書目」）亦在《晨風閣叢書》刊行之列。另外，吳昌綬認為朱學勤《結一廬書目》猶須重訂，據吳昌綬致繆荃孫函，提到他曾協助刪削《結一廬書目》。⁷⁰此時吳昌綬奉呈侯文燦《十名家詞》本《南唐二主詞》給王國維，後又出借抄自董康所藏知聖道齋《南詞》本，第7函云：

《南唐二主詞》乃汲古寫定未刻之本，中多附注，尚是宋人之舊，侯刻即出此本，似當據以為主。《全唐詩》不甚可信，再取他書校補。《南詞》本同出一源，今以呈覽。（頁179）

《十名家詞》之《南唐二主詞》出自汲古閣未刻本，存宋人舊注，吳昌綬建議以此為《晨風閣叢書》底本，又《南詞》本亦同出一源，故再出借以校補。此外，前述第10函之《王周士詞》、《後村別調補》，第26函之《近體樂府》、《姑溪詞》、《山谷詞》，兩函牽涉到數種東洋文庫藏本，《後村別調補》和《平園近體樂府》已刻入《晨風閣叢書》，他書雖未刊刻，亦校訂於1909年三到五月之間。列述如下：

1. 《王周士詞》鈔本來源及時間

東洋文庫本《王周士詞》為鈔本，無跋語，《詞錄》云：「《王周士詞》，武進董氏《南詞》本。宋王以寧撰。」（頁31）《南詞》本為託名明代李東

⁷⁰ 吳致繆第47函，《藝風堂友朋書札》，頁871。

陽（1447-1516）編纂之詞集，⁷¹ 僅存鈔本，由彭元瑞（1731-1803）知聖道齋流傳到董康手中，董康曾選鈔《南詞》十三種，謄錄原本目錄，並與吳昌綬一同校閱。⁷² 王國維《詞錄》所徵引《南詞》本至少有十種，如《詞錄》載《竹友詞》知見版本有：

錢唐丁氏明抄本、武進董氏舊鈔《南詞》本。（頁 15）

而東洋文庫本《竹友詞》，跋云：

《竹友詞》終，光緒戊申鈔《南詞》本。

可知王國維 1908 年纂作《詞錄》時，謄錄董氏舊鈔《南詞》本副本。由於東洋文庫之《王周士詞》鈔本無跋語，不知是抄自何本。據吳致王第 10 函提及《王周士詞》，云：

《王周士詞》見阮文達《經進書目》，向無刻本，今以傳抄樊榭手寫本奉上。（頁 180）

此函作於 1909 年刊刻《晨風閣叢書》之時，「樊榭手寫本」為厲鶚（1692-1752）《宋元四家詞》，包括《王周士詞》、《近體樂府》、《寧極齋樂府》、《吳文正公詞》四種，⁷³ 其中，東洋文庫本《寧極齋樂府》跋云：

⁷¹ 吳致繆第 29 函：「所謂《南詞》本，亦授經所收彭文勤故物，無論其名不雅馴，卷端分書一序，乃抄撮汪晉賢《詞綜》之序，西涯寫作西崖。天順六年，西涯尚在幼齡，種種不合，大約坊賈雜采吳訥《四朝名賢詞》諸種，而又盡抄全。」吳昌綬指出偽托之情況，見《藝風堂友朋書札》，頁 863。另參姚道生：〈鈔本《南詞》考述〉，《詞學》第 27 輯（2012 年 6 月），頁 94-108。

⁷² 董康誦芬室藏書於 1912 年賣給日本大倉文庫，2013 年又賣給北京大學，今有圖錄出版。「《南詞》十三種」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用「誦芬室叢鈔」紙，卷首有吳昌綬雙照樓藏印，第 2、3 冊有丙午（1906）、戊申（1908）兩次校記。大倉文庫藏「南詞四十二種」亦有「伯宛校勘」印。參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1706。

⁷³ 厲鶚《宋元四家詞》本又稱《汲古閣四家詞》，為丁丙藏書，厲鶚原鈔本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賣給江南圖書館，今存南京圖書館。據清·丁丙「汲古閣四家詞四卷」云：「皆從宋槧元刊單行詞集照寫，楷法精工之至。版心下有『汲古閣』三字，每家卷首鈐有厲鶚朱文連珠小方印。」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88 年），卷四十，頁 2091-2092。

宣統改元三月，過錄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人間。

是知 1909 年三月，王國維亦曾過錄吳昌綬所傳鈔厲鶚《宋元四家詞》本之《寧極齋樂府》。若由「東洋文庫」鈔本來看，《王周士詞》、《寧極齋樂府》、《竹友詞》同為「清秘閣」紅絲欄紙，《寧極齋樂府》、《王周士詞》二鈔皆鈐「王國維」印，《竹友詞》無，加上第 10 函中，1909 年吳昌綬交給王國維傳抄樊榭手寫本《王周士詞》，與《寧極齋樂府》抄錄時間相近，由此推定東洋文庫本《王周士詞》或為 1909 年三月過錄厲鶚之《宋元四家詞》本。

2. 《後村別調補》輯錄刊刻過程

《詞錄》載《後村別調》一卷，見於汲古閣《六十家詞》本和天一閣《閩詞鈔》，又說：

《後村大全集》本，共一百三十一闕，與汲古閣出入甚多。（頁 25）

知王國維 1908 年七月，已比較了《閩詞鈔》與汲古閣本的後村詞作數量。又吳致王第 2 函寫於《詞錄》完成之前，說：

《大聲集》輯本奉上，未審尚可增補否？凡輯本可彙刊一帙，如公之《後邨》、鶴亭之《冠柳》、呂幼舫之《東萊先生詞》，弟尚有數種也。（頁 177）

吳昌綬打算彙刊各家輯本，包括王國維所輯《後村別調補》，不過後來刻入《晨風閣叢書》。根據東洋文庫《六十名家詞》之《後村別調》跋語云：

宣統元年夏四月，以葉申薌《閩詞鈔》本校訖，《閩詞鈔》本出于陳左海先生所錄天一閣《大全集》，尚多二十九闕。後為番禺沈君刻入《晨風閣叢書》。案：《大全集》中一百九十三卷、九十四卷為長短句，惜未觀原本，不能知其編次也。越十日，國維記。

王國維雖於 1908 年七月前輯錄，直到 1909 年四月始以《閩詞鈔》校訂汲古閣本，《閩詞鈔》出自《後村大全集》之「長短句」，由於王國維未見《大全集》本，因此無法判斷兩者的編次異同。後王國維決定要將所校《後村別調》及輯錄之《後村別調補》二十九闕刻入《晨風閣叢書》。《後村別調補》原稿有王國維及沈宗畸跋語，沈跋略同王跋，記於宣統改元（1909）夏五。王跋為：

右《後邨詞》三十闕，見閩縣葉申薌《閩詞鈔》，為汲古閣所刻《後村別調》所未載，葉鈔出於閩縣陳氏壽祺所錄天一閣本《後邨大全集》，陳作《閩詞鈔序》曾及之。〈念奴嬌·壬寅元日〉一闕不見毛刻，惟缺二十七字耳。人間記。⁷⁴

是知 1909 年四月王國維於《六十名家詞》之《後村別調》校補二十九闕詞，到五月寫定《後村別調補》，再添〈念奴嬌·壬寅元日〉殘闕，最後共抄出三十闕詞。其後，吳昌綬於第 41 函、42 函中，持續請教王國維《後村詞》之異文缺字，並請王國維審定朱祖謀所刻《後村詞》。⁷⁵

3. 《平園近體樂府》校定本來源

《詞錄》載宋周必大撰《近體樂府》僅《六十名家詞》本。吳昌綬第 26 函指出：

《平園近體樂府》毛本大謬，今附上。公可校入汲古本也。（頁 187）

此處吳昌綬交給王國維某本《近體樂府》，請之校入汲古閣本。王跋云：

宣統改元夏五，以《益公大全集》及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校勘一過。國維。

從東洋文庫本跋語推測，交付者應為厲鶚《宋元四家詞》本。前述 1909 年三月，王國維曾過錄吳昌綬所抄的《宋元四家詞》本之《寧極齋樂府》。五月，王國維又以《益公大全集》和《宋元四家詞》本校正《六十名家詞》本，並將新校本刊入《晨風閣叢書》。沈宗畸跋云：

汲古毛氏刊《益公樂府》草率殊甚，至以〈點絳脣〉二闕前後疊合為一闕，殊堪捧腹。茲以《益公大全集》校正。開卷〈朝中措〉前有樂語及口號，并補刻之。⁷⁶

⁷⁴ 宋·劉克莊：《後村別調補》，王國維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8243。

⁷⁵ 第 41 函：「後村〈最高樓〉詞有云：『且緘了、淳夫三妹口，更袖了、坡公三制手。』此篇僅《大全集》有之。三妹字如何舛誤，淳夫是否范祖禹，公能檢其出處否？」第 42 函：「漚尹寄來《後邨詞》五卷，弟意可將新刻本裁開，黏綴詞名，仍低二格題目，仍作雙行。求公審定。」頁 192-193。

⁷⁶ 《晨風閣叢書》，頁 458。

沈氏指出「毛本大謬」之處，除了校勘草率，甚至將兩闕疊為一闕，因此以《益公大全集》校正補刻。信函與諸跋語呈現出校刻《近體樂府》的具體情況。由此可知，王國維編刊《晨風閣叢書》之新校本，乃先取得吳昌綬處之精鈔本，校錄於《六十名家詞》本後，再刊入叢書，時間多集中在宣統元年（1909）春、夏之際。

4. 《姑溪詞》與《山谷詞》之校定本

吳昌綬在第 26 函除了寄附《宋元四家詞》本之《近體樂府》，還包括《山谷詞》、鄭文焯詞等數種，其云：

格紙、《山谷詞》附上，又鄭叔問詞寫本、刻本三冊，請鑒。《姑溪詞》俟鈔出再繳。……《山谷詞》亦祈校對。《琴趣》亦舊本，盍依勞本所注，別鈔一目存之。（廿一）（頁 186-187）

此函邀請王國維校若干詞集，包括《姑溪詞》與《山谷詞》。其中「《琴趣》亦舊本，盍依勞本所注，別鈔一目」，與東洋文庫本《山谷詞》跋語所言相合，云：

宣統改元夏四月，從吳伯宛舍人假得寧州祠堂本，仁和勞季言先生以《山谷琴趣》本校于其上，並校錄于此本上。

吳昌綬借給王國維的《山谷詞》寧州祠堂本，留有勞格校《山谷琴趣》的痕跡，因此，吳昌綬來函建議另外抄一份目錄。由日期推測，第 26 函或寫於 1909 年四月廿一日。稍後四月廿九日，「俟鈔出再繳」的《姑溪詞》寄到，並寄來第 14 函，云：

手示拜悉。《後邨》、《姑溪》二冊奉繳。沈君刻書大妙，惟宜各自為計。弟不願附驥也。公初一或初二午後倘有暇，求顧一談，有件面陳。（廿九）（頁 182）

由此函可知，王國維或許邀吳昌綬參與沈宗畸《晨風閣叢書》的刊刻，畢竟吳昌綬在這個過程提供了各種鈔本善本給王國維校勘，然而如前所述，吳昌綬刻書以宋元名家詞精校本為主，和沈宗畸《晨風閣叢書》的刊刻方向不同，因此吳昌綬委婉推辭。不久，第 21 函也提及「《姑溪詞》請公改補。」（頁 184）

王國維以此校閱《六十名家詞》本《姑溪詞》，「東洋文庫本」跋語，云：

宣統改元夏五，以《姑溪居士集》校勘一過，補詞三首。後集卷十三，尚有調五首，并以墨筆校錄於後。國維。

參照信函及跋語可知，吳昌綬借給王國維的是《姑溪居士集》，包含前、後集，應為吳昌綬之謄錄本，而王國維則於東洋文庫本《姑溪詞》補詞八首。

（三）1910年四月前後《全芳備祖》的抄寫校補

東洋文庫《六十名家詞》本多校補於1909年以後，其中《東堂詞》、《石林詞》、《酒邊詞》和汲古閣刊《壽域詞》皆以《全芳備祖》校補，並題識年月。吳致王書函亦提及《全芳備祖》，如第15函所述：

《全芳備祖》自伯夔所沮，迄未抄畢。《翰墨全書》、《群書截江網》尚有可抄。祈共留意。（十七）（頁182）

其時吳昌綬正準備抄出《全芳備祖》、《翰墨全書》、《群書截江網》等類書中所選之詞。由於部分《全芳備祖》在袁思亮處，因此尚未抄畢。吳昌綬致袁思亮書函亦提及此事，云：

《全芳備祖》前日甫將全部交來。弟已抄一目，共有詞四百四十首，編成八卷，亦一鉅觀。惟散在各冊，抄寫不易，今先將後集十八本送覽。其日前奉上四本，仍乞交還，以便飭胥趕錄，俟前集抄畢，再與公換後集。如此辦法，似較簡捷。弟所抄第一次之本，因須塗改，必重抄一過，公得便可來一看，其初本當奉贈也。⁷⁷

南宋陳景沂所著《全芳備祖》分花果卉木等類目，各類又以「事實祖」、「賦詠祖」、「樂府祖」區分，其「樂府祖」之詞「散在各冊」，需逐冊逐條抄寫。由於數量可觀，吳昌綬請人先抄錄前集，後集在袁思亮處，兩人抄畢後再交換。從「所抄第一次之本」可知，吳昌綬所謄錄副本並不只一套。又第16函云：

《全芳備祖》抄出詞四冊，並原書二冊，昨蒙許為代閱，只期大段無訛，

⁷⁷ 王爾敏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頁271。

勞所旁注，不必拘泥。閱畢可交還授經也。（初八）（頁 182）

吳昌綬將《全芳備祖》「樂府祖」之詞別抄出四冊，而所抄的這部《全芳備祖》是從董康處借來。從信中可知，王國維初七日允諾代為閱讀，吳昌綬於初八日交付原書及鈔本，請王國維旁注校訂。又第 13 函應作於第 16 函之後，因王國維已取得《全芳備祖》，信中說：

送上張約齋詞，并《全芳備祖》，似可補出不少。惟〈蘭陵王·荷花〉一首原缺三句，《詞綜》因之無從來補。此種校出，請即付抄。（頁 181）

吳昌綬寄送張約齋詞，請王國維以《全芳備祖》校補付抄。查東洋文庫汲古閣本之《東堂詞》、《酒邊詞》、《石林詞》跋語，分別以《全芳備祖》校補於「宣統庚戌（1910）」、「庚戌（1910）孟夏」，換言之，依信函時間推算，吳昌綬抄《全芳備祖》詞四冊至少歷經兩個月（第 15 函未抄畢之十七日、第 16 函交付之初八）；而就東洋文庫跋語來推論，王國維在取得《全芳備祖》後，於當年四月校補汲古閣本之多部宋人詞集，至遲於 1910 年四月之前抄畢。

此外，「東洋文庫本」之汲古閣本《壽域詞》有數則跋記，1909 年之跋記云：

宣統改元夏六月，讀一過。除〈折紅梅〉一闕外，尚有一闕，見《南唐二主詞》。又《陽春集》、《珠玉詞》各二闕，子晉未及校出。又〈端正好〉第一首亦隱括同叔〈鳳棲梧〉，壽域殆長于音律，故改譜他人詞，即其自製，亦與他人音節不同，或以此也。國維記。

王國維在 1909 年六月讀畢杜安世之《壽域詞》，校出互見於他集之詞六闕，並指出杜安世長於音律，故能櫟括、改譜他人之詞，其自度曲音節亦與人不同。吳昌綬在第 15 函針對王國維 1909 年的跋語進行補充，其覆答云：

尊論極是，杜壽域尚須細考，其中〈折紅梅〉一詞，乃吳感所作。公謂此人必嫻音律，能唱各人詞，洵然。（十七）（頁 182）

跋記與信函內容相呼應，補充〈折紅梅〉一闕的作者為吳感，然而對杜安世生平仍不熟悉，「尚須細考」。其後王國維又於「宣統庚戌（1910）收燈夜」記下跋語，根據《能改齋漫錄》指出「安世詞中攘他人之作多矣。」同年四月又

跋，云：

是歲孟夏，閱陳景沂《全芳備祖》校得二首，其〈玉樓春〉三月牡丹一闕下，注杜郎中。安世官爵僅見於此，喜而識之，補得一首。

1910年四月取得吳昌綬所交付之《全芳備祖》，以此校補《壽域詞》，喜得杜安世官爵「杜郎中」，再度寫下跋記。

(四) 1911年正月宋本《酒邊詞》校錄

宣統三年（1911）正月吳昌綬購得影宋本《酒邊詞》，在寫給繆荃孫的信函中，曾提及此書來歷，云：

新歲敬承道履增勝，蒙示並賜讀近詞，欣荷欣荷，容再和呈。……《酒邊集》是授向耆壽民假來，聞百金可易，綬必勉留之，尚乞暫秘。此鈔誠精，新若手未觸，有毛氏父子、汪闓源印。每半葉八行，行十四字，似宋人刻詞有此一種版式。目錄分三排寫，毛鈔工緻如此，而所刻乃大異。惟中缺二葉，須寫補。……又原本作《酒邊集》，毛改詞字，強分二卷，均非舊式。授經前購歐、晁諸種，亦耆物也。叔韞督綬編列詞目，今春當屬稿，冀隨時就教。旬日內，尚須約授經、叔韞，同詣一談。先此肅復，敬叩春祺。昌綬謹上。初六日。⁷⁸

吳昌綬、董康、羅振玉、繆荃孫、王國維在當時為一交流群體，從此函中可見無論是購買或假借古籍、編列詞目，諸人皆互相商量。這部影宋本《酒邊集》被毛晉父子改為《酒邊詞》並分成兩卷，影鈔精美。吳昌綬正月六日新春之時從耆齡（1870-1931，字壽民）處借來，尚在商議價格，故秘而不宣。正月十一日，繆荃孫日記提及至吳昌綬處觀書，云：「挈阿三詣吳印臣談，觀毛鈔《酒邊詞》，極精。」⁷⁹不久吳昌綬、王國維二人即開始進行校訂。第45函云：

宋本《酒邊集》校以《樂府雅詞》悉合，真可貴重。拙校太草草，有不應改處，公為正之。（頁194）

⁷⁸ 吳致繆第2函（1911年正月初六日），見《藝風堂友朋書札》，頁855。

⁷⁹ 《藝風老人日記》，第3冊，頁125。

吳昌綬利用曾慥《樂府雅詞》所選校對《酒邊集》，發現兩者若合符契，當接近宋本面貌，故言「真可貴重」，並請王國維糾謬指正。第 58 函，吳昌綬請王國維復勘，云：

昨顧談，甚快。《酒邊集》草草校出一本，請公為之復勘。尊藏亦可傳校一底本也。宋本精審處多，亦有一二誤字，比毛刻則一勝矣。弟所校太粗率，授經《六十家詞》多經校過，將來當以公所校與之傳寫。（頁 198）

吳昌綬指出宋本《酒邊詞》較毛刻《六十名家詞》精審，建議王國維也傳校一本。並指出王國維精於校勘，所校本可供董康參考。王國維兩校毛刻本《酒邊詞》，東洋文庫本跋云：

（墨筆）宣統庚戌，以陳景沂《全芳備祖》所選各詞校一過。國維。

（朱筆）辛亥正月，從伯宛舍人假得汲古毛氏景宋《酒邊集》，原書不分卷，凡六十三葉。前有目，每半頁八行，行十四字，因校於此。

（墨筆）景宋本精絕，紙墨如新，真希世之寶，恐原本亦無此精采也。

次日又記。

1910 年先以《全芳備祖》所選詞校訂，1911 年正月再向吳昌綬借影宋本《酒邊集》校錄一過，不僅罕見地在跋語中註記影宋本的行款，還指出「景宋本精絕，紙墨如新，真希世之寶。」其後吳昌綬更將影宋本《酒邊集》刊入《雙照樓影刊宋元本詞》十七種。

五、結 語

目前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為 1928 年七月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從羅振常的蟬隱廬書店購得，藏入東洋文庫。本文透過東洋文庫藏本，討論王國維自 1908 年至 1911 年校讀詞集的歷程，各本校讀時間及書籍取得情況，可透過跋語、書函進行考訂，本文由此提出三點歸納：

首先，吳昌綬是促成王國維自 1908 年至 1911 年這段校詞歷程的關鍵人物。吳昌綬以校刻詞集為志業，既與南方校刻詞集的朱祖謀、吳重熹、鄭文焯等人

相與論詞，至北京後又與董康大量蒐羅詞集，並提供諸多精抄善本給王國維編輯《詞錄》、校勘詞集，東洋文庫所藏王國維鈔校本多數完成於此時。王國維於1907年隨羅振玉至北京後，與吳昌綬、董康、繆荃孫等前輩蒐羅、校勘古籍鈔本，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清楚呈現諸子在1910年至1911年間的文宴聚會。至於王國維所校詞集多為宋元時期，與吳昌綬刊刻詞集以宋元為主有關，加上當時北京琉璃廠肆及藏書家熱衷於宋元版、古寫本的鑑別，王國維校讀宋元詞集實是跟上當時的校勘潮流。其後學術風潮又轉向敦煌寫本，可從日本書商田中慶太郎的經營方向，窺見民國初年中日學術界的研究興趣。

其次，「東洋文庫所藏鈔校本」的跋語雖已公開多年，卻未進行全面的梳理。本文分析東洋文庫藏本主要分成鈔本、校善本兩類，王國維手鈔本主要寫於1908年輯錄《詞錄》之時；校善本則自1909年四月起由吳昌綬提供各種傳鈔善本，請託王國維以《六十名家詞》本為底本，進行校對。王國維在校詞工作完成之後，或是記下版本源流、校詞因由，或僅記下校訂時間，透過跋語，可知王國維校勘詞集，力求詞集版本的完整度，包括文字的精確度和作品數量。即使如此，這些個別的跋語對我們而言，仍是單一的、抽離脈絡的，必須輔以書信日記，才能探知吳、王校讀詞集的概況。

第三，由今存吳昌綬致王國維的六十九封信函，發現吳昌綬寫信的時間與王國維抄校東洋文庫本約略同時，由於這批書信僅有日期而無年月，東洋文庫本跋語則多記年月，可依此繫年，具體反映吳、王二人校詞的合作情形。由信函可知，其時吳、王二人校對的詞集，遠多於今日東洋文庫所藏，現存藏本僅反映部分校讀詞集的成果，然已能彰顯王國維輯校詞集的概況，例如王國維從撰寫《詞錄》、參與刊刻《晨風閣叢書》、以《六十名家詞》對校善本、運用《全芳備祖》抄補、校勘宋本《酒邊詞》，皆得到吳昌綬的協助。幾乎可以說，王國維校讀詞集的歷程，吳昌綬是主要的助力。至於吳昌綬校詞的緣起，則更早於王國維，其後王國維遠赴日本並不再治詞，校刊詞集依然是吳昌綬一心掛念的志業。

（責任校對：邱琬淳）

附錄：東洋文庫藏本之跋語時間順序

(以東洋文庫所見王國維二十五種抄校詞曲書跋語之校讀時間、對校版本為主)

歲次	東洋文庫跋語（時間次序、所校詞集、對校版本）	附記
光緒 31 年 (1905) 乙巳	十一月，《周氏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批點校語。	
光緒 32 年 (1906) 丙午		三月，《人間詞甲稿》發表。
光緒 33 年 (1907) 丁未		十月，《人間詞乙稿》發表。
光緒 34 年 (1908) 戊申	五月，跋《尊前集》。 《竹友詞》，鈔南詞本。 輯錄《赤城詞》，《詞錄》已載，應在此前。 七月，於廠肆得《詞林萬選》。 十月，手抄《錄鬼簿》。 十二月，得《雍熙樂府》，記其源流。	六月，《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完成，作各家題跋。七月，撰《詞錄》序例。 十一月，《人間詞話》發表於《國粹學報》。
宣統改元 (1909) 己酉	正月，手抄、訂正《曲品》、《新傳奇品》。 二月三十日（晦日），跋《紫鸞笙譜》二卷二冊。 閏二月，《蛻巖詞》二卷，取鮑刻本校勘一過。 得淮南宣氏所刻《梅苑》。 得《梅苑》棟亭刊本。 三月，手鈔宋元四家詞本《甯極齋樂府》。 四月，跋《鷗夢詞》。 六十名家詞《山谷詞》，以寧州祠堂本、山谷琴趣本校。 六十名家詞《後村別調》，以葉申薌《閩詞鈔》本校。	

	<p>五月，《校宋本樂章集三卷目》，以勞氏手抄斧季校宋本《樂章集》三卷校。五月六日，得觀梅禹金《樂章集》鈔本及蔣香泉所藏《樂章集》舊鈔本。</p> <p>錄《明劇七種》之〈新編張天師明斷辰鉤月〉。六十名家詞《近體樂府》，以《益公大全集》及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校。</p> <p>六十名家詞《姑溪詞》，以《姑溪居士集》校。</p> <p>六月，《壽域詞》校讀。</p> <p>七月廿九（孟秋晦日），六十名家詞《石林詞》，以《樂府雅詞》校。</p> <p>八月十二夜，六十名家詞《放翁詞》補詞五闕。</p> <p>九月十三日、十四日，六十名家詞《六一詞》，以《樂府雅詞》、《花庵詞選》校。</p> <p>九月，六十名家詞《稼軒詞》，以元大德十二卷本校。</p> <p>六十名家詞《片玉詞》，以振綺堂舊鈔十卷本《片玉集》校。</p> <p>十二月，手抄《錄鬼簿》，以棟亭本校。</p>	<p>一、二月，《人間詞話》發表於《國粹學報》。</p>
宣統 2 年 (1910) 庚戌	<p>一月十八日，又跋《壽域詞》。</p> <p>二月，評點《元曲選》十集，以《雍熙樂府》校。六十名家詞《東堂詞》，以《全芳備祖》補。六十名家詞《酒邊詞》，以《全芳備祖》校。</p> <p>四月，《壽域詞》，以《全芳備祖》補二首。六十名家詞《石林詞》，以《全芳備祖》補三首。《梅苑》棟亭刊本，以溫陵黃氏藏舊鈔本補。</p> <p>五月，《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以顧從敬本校。</p>	<p>九月《人間詞話》完成。</p> <p>十二月《清真先生遺事》一卷完成。</p>
宣統 3 年 (1911) 辛亥	<p>一月，六十名家詞《酒邊詞》，以汲古毛氏景宋《酒邊集》校。</p>	<p>十月赴日本京都。</p>
民國元年 (1912) 壬子	<p>五月十二日（夏至後四日），跋《雙溪文集》王潛明影寫本。</p>	<p>在日本。</p>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毛滂：《東堂詞》，潢川吳氏舊藏影宋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宋·王炎：《雙溪文集》，王潛明影鈔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宋·佚名編：《尊前集》，羅振玉舊藏明顧梧芳刊本，下卷，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0343。
- 宋·杜安世：《壽域詞》，汲古閣刊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宋·周邦彥：《片玉集》，吳昌綬藏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A03385。
- 宋·周邦彥：《片玉集》，勞權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1450。
- 宋·柳永：《校宋本樂章集三卷目》，王國維影抄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宋·柳永：《柳屯田樂章集》，清宣統元年（1909）吳氏雙照樓謄錄梅禹金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A03380。
- 宋·柳永：《樂章集》，傅增湘舊藏勞權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1449。
- 宋·張先：《張子野詞》，王國維綠格手鈔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 宋·黃大輿輯：《梅苑》，棟亭刊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宋·楊萬里：《誠齋樂府》，王國維鈔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宋·劉克莊著，王國維補：《後村別調補》，王國維鈔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號 18243。
- 宋·謝邁：《竹友詞》，王國維鈔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元·張翥：《蛻巖詞》，舊鈔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明·毛晉輯：《宋名家詞》五集五十冊，王國維批校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明·李謹輯：《新刊古今名賢草堂詩餘》，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明·楊慎輯：《詞林萬選》，明琴川毛氏汲古閣刊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88年。
- * 清·沈宗畸編，王國維等著：《晨風閣叢書》，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據清宣統元年（1909）番禺沈氏刊本複印。
- 清·周濟輯著：《周氏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光緒戊寅（1878）刊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清·秦恩復輯：《詞學叢書》，江都秦氏享帚精舍刊本光緒六年（1880）邗江承啟堂重修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清·陳文述：《紫鸞笙譜》，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清·劉履芬：《鷗夢詞》，杜文瀾諸人批校本，王國維舊藏本，東京：東洋文庫藏。
- * 王國維著，房鑫亮、胡逢祥、徐旭晟編校：《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廣東教育聯合出版，2009年。
- 王國維著，房鑫亮編：《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
- 王國維著：《王國維「人間詞」、「人間詞話」手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 王國維撰，徐德明整理：《詞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 王爾敏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吳昌綬：《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上海：鴻文書局，1907年，京大人文研藏。
- 吳昌綬：《家松鄰舍人遺札》，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手稿本。
- * 吳昌綬著：《松鄰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民國刻紅印本影印。

- 徐世昌編：《晚清彳詩匯》，《續修四庫全書》第 16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 馬奔騰輯注：《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往還書信集》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 10 月。
- 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藝風老人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年。
- 羅振常編：《蟬隱廬舊本書目》，徐鵬、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 2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
- * 顧廷龍輯校：《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 （日）島田翰：《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據早稻田圖書館藏清光緒丁未武進董氏刊本，1907 年。

二、近人論著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大倉文庫」書志》，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 李慶編注：《東瀛遺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見史料輯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 周一平：〈《王國維手抄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讀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6 年第 4 期。
- 姚道生：〈鈔本《南詞》考述〉，《詞學》第 27 輯（2012 年 6 月）。
- 袁英光、劉寅生編著：《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 馬忠文：〈王國維致繆荃孫、勞乃宣未刊書札箋釋〉，《文史哲》2010 年第 4 期。
- 陳鴻祥：〈王國維和吳昌綬的詞曲之緣〉，《中國文化》第 25、26 期（2007 年 10 月）。

- * 彭玉平：《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黃仕忠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虞坤林編：《王國維在一九一六》，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劉 烜：《王國維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年。
- 蔣哲倫、楊萬里編：《唐宋詞書錄》，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
- 鄧子勉：〈靜嘉堂藏毛辰等手批《宋名家詞》〉，《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期（2014年5月）。
- 蕭 艾：《王國維評傳》，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
- 蘇曉君：《蘇齋選目》，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年。
- *（日）內藤湖南、長澤規矩也等著，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日）榎一雄：〈王國維手鈔手校詞曲書二十五種：東洋文庫所藏の特殊本（3）〉，《東洋文庫書報》第8号（1977年3月）。
- （說明：書目前標示前*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Enoki, K. (1977). O Kokui teso teko sikyoku sho nijugo shu: Toyo Bunko shozo no tokushu hon (3) [The 25 kinds of *ci* and *qu* books and manuscripts written and revised by Wang Guo-Wei]. *Journal of Toyo Bunko*, 8.
- Gu, T.-L. (Ed. & Proofread). (1981). *Yi-Feng Tang youpeng shuzha* [The letters from Art-Wind Hall's friend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Ma, B.-T. (Ed. & Annot.). (2010). *Wang Guo-Wei wei kan laiwang shuxin ji* [A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letters from or to Wang Guo-Wei].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Naito, K., Nagasawa, K., et al. (2006). *Riben xueren Zhongguo fang shu ji* [A record of Japanese scholars looking for books in China]. Beijing: Zhonghua.

- Peng, Y.-P. (2015). *Wang Guo-Wei cixue yu xueyuan yanjiu* [A study of Wang Guo-Wei's *ci* studies]. Beijing: Zhonghua.
- Shen, Z.-J. (Ed.). (2010). *Chen-Feng Ge congshu* [The Morning-Wind Pavilion series] (By Wang Guo-Wei, et al.). Beijing: Zhongguo.
- Wang, G.-W. (2003). *Ci lu* [The catalog of *ci* books]. Beijing: Academy Press.
- Wang, G.-W. (2009). *Wang Guo-Wei quan 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Wang Guo-Wei's works].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 Wu, Ch.-Sh. (2010). *Song-Lin yi-ji* [The posthumous collection of Song-Lin's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Zhou, Y.-P. (1986). *Wang Guo-Wei shouchao shoujiao ciqu shu ershiwu zhong du hou* [After reading *The 25 kinds of ci and qu manuscript books transcribed and collated by Wang Guo-Wei*].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4.

